

明儒學案卷六十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鼎

熊育鑫

熊繩祖

熊育錦

豫章後學

徐北澗

周聯慶重刊

熊榮祖

蕭兆柄

戴山學案

劉秉楨

李真實

今日知學者大槩以高劉二先生並稱為大儒可以無疑矣然當高子遺書初出之時義侍先師於舟中自禾水至省下盡日翻閱先師時摘其闌入釋氏者以示義後讀先師論學書有答韓位者云古之有朱子今之有忠憲先生皆半雜禪門又讀忠憲三時記

謂釋典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俱有之總
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
字其意似主於無此釋氏之所以爲釋氏也。卽如忠
憲正命之語本無生死亦是佛語故先師救正之曰
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
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忠憲固非佛學然不能不
出人其間所謂大醇而小疵者若吾先師則醇乎其
醇矣後世必有能辨之者戊申歲義與惲日初同在
越城半年日初先師高第弟子其時爲劉子節要臨

別拜於河澣日初執手謂羲曰知先師之學者今無人矣吾二人宗旨不可不同但於先師言意所在當稍渾融耳羲蓋未之答也及節要刻成緘書寄羲曰子知先師之學者不可不烹嗟乎羲豈能知先師之學者然觀日初高劉兩先生正學說云忠憲得之悟其畢生黽勉祇重修持是以乾知統攝坤能先師得之修其末後歸趣亟稱解悟是以坤能證入乾知夫天氣之謂乾地質之謂坤氣不得不凝爲質質不得不散爲氣兩者同一物也乾知而無坤能則爲狂慧

坤能而無乾知則爲盲修。豈有先後彼徒見忠憲旅
店之悟以爲得之悟。此是禪門路徑與聖學無當也。
先師之慎獨。非性體分明。慎是慎個恁麼。以此觀之。
曰初亦便未知先師之學也。使其知之則於先師言
意所在迎刃而解矣。此義不序節要之意也。惜當時
不及細論負此良友。今所錄一依原書次第。先師著
述雖多其大槩具是。學者可以無未見之恨矣。

明儒學案卷六十二

戴山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鼎

熊育鑫

熊繩祖

熊育錦

豫章後學

徐兆澗

周聯慶

重刊

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

熊榮祖

蕭兆柄

李真實

劉諱宗周字起東號念臺越之山陰人萬厯辛丑進士授行人上疏言國本言東林多君子不宜彈射請告歸起禮部主事劾奄人魏忠賢保姆客氏轉光祿寺丞尋陞尙寶少卿太僕少卿疏辭不允告病回籍起右通政又固辭內批其矯情厭世革職爲民崇禎

己巳起順天府尹上方綜核名實。羣臣救過不遑。先生以爲此刑名之術也。不可以治天下。而以仁義之說進上。迂濶之。京師戒嚴。上疑廷臣謀國不忠。稍稍向奄人。先生謂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皇上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臣。則太平之業一舉而定也。當是時。小人乘時欲翻逆案。遂以失事者牽連入之東林。先生曰。自東林之以忠義著是非定矣。奈何復起波瀾。用賢之路從此而窮。解嚴後。上祈天永命疏。上天重民命。則刑罰宜

省。請除詔獄。上天厚民生。則賦斂宜緩。請除新餉。相
臣勿興大獄。勿贊富強。與有所天。永命之責焉。上詰
以軍需所出。先生對曰。有原設之兵。原設之餉。在上
終。以爲迂濶也。請告歸。上復思之。因推閣員降詔。召
先生入對文華殿。上問人才糧餉流寇三事。對曰。天
下原未嘗乏才。止因皇上求治太急。進退天下士太
輕。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加派重而叅罰嚴。吏治日
壞。民生不得其所。胥化爲盜賊。餉無從出矣。流寇本
朝廷赤子。撫之有方。盜賊還爲吾民也。上又問兵事。

對曰臣聞禦外亦以治內爲本。此干羽所以格有苗也。皇上亦法堯舜而已矣。上顧溫體仁曰迂哉劉某之言也。用爲工部左侍郎。乃以近日弊政反覆言之。謂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賊之由。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遣廷臣賁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聽其窮而自解。歸來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也。上見之大怒。久之。而意解。諭以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咎朝廷耳。先生復言皇

上已具堯舜之心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
出於人心而有過不及者授之政事之地卽求治而
過不免害治者有之惟皇上深致意焉三疏請告上
允之行至德州上疏曰今日之禍已已以來釀成之
也後日之禍今日又釀之矣已已之變受事者爲執
政之異已不難爲法受惡果眞之重典丙子之變受
事者爲執政之私人不難上下蒙蔽使處分之頓異
自古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
人必無合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

比中官之君子。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爲首輔。
溫體仁解矣。有旨草職爲民。然上終不忘先生臨朝。
而嘆謂大臣如劉宗周。清執敢言。廷臣莫及也。壬午。
起吏部左侍郎。先生以爲天下治亂。決不能舍道而。
別有手援之法。一涉功利。皆爲苟且。途中上書以明。
聖學。未至陞左都御史。召對上。問職掌安在。對曰。都。
察院之職。在於正己以正百官。必其存諸中者。上可。
以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
至於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吏治。

清則民生安矣。已又戒嚴先生言。皇上以一心爲天
地神人之主。鎮靜以立大安。詳以應變。此第一義也。
其施行次第。旌盧象昇戮楊嗣昌。上曰。責重朕心。是
也。請卹追戮。何與兵機事。召對中左門御史楊若僑。
言火器先生劾之曰。御史之言非也。邇來邊臣於安
攘禦侮之策。戰守屯戍之法。槩置不講。以火器爲師
命。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上議督撫去留。
先生對請自督師范志完始至完身任三協。平時無
備。聽其闌入。今又借援南下。爲脫卸計。從此關門無

阻決裂至此上曰入援乃奉旨而行何云脫卸先生
對十五年來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乃不追
原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牽補罅漏非
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追今日事後之
圖安在先生對今日第一義在皇上開誠布公先豁
疑關公天下以爲好惡則思過半矣上曰國家敗壞
已極如何整頓先生對近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
操守不知天下真才望出於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
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

畏威者上曰濟變之日先才而後守先生對以濟變
言愈宜先守。卽如范志完操守不謹用賄補官所以
三軍解體莫肯用命。由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爲主
乎。上始色解先生更端曰皇上方下詔求言而給事
中姜埰行人司副熊開元以言得罪下之詔獄皇上
度量卓越如臣某累多狂妄幸寬斧鑕又如詞臣黃
道周亦以戇直獲宥二臣何獨不蒙一體之仁乎。上
曰道周有學有守豈二臣可比先生對曰二臣誠不
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卽有應得之罪亦當赦

下法司定之遽寘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朕處
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賍壞法欺君罔上
俱可不問乎先生對卽皇上欲問貪賍壞法欺君罔
上者亦不可不付之法司也上大怒曰如此偏黨豈
堪憲職候旨處分先生謝罪文武班行各申救遂其
職歸南渡起原官先生上言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
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陛下決策親征亦何
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
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

而南去金陵不遠親征之師駐蹕於此規模先立而後可言政事一時亂政先生無不危言閣臣則劾馬士英勲臣則劾劉孔昭四鎮則劾劉澤清高傑先生本無意於出謂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疎何以言匡攘之畧當是時姦人雖不利先生然耻不能致先生反急先生之一出馬士英言先生負海內重名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以不臣也朱統鑣言先生請移蹕鳳陽鳳陽高牆之所蓋欲以罪宗處皇上四鎮皆言先生欲行定策

之誅意在廢立先生在丹陽僧舍高傑劉澤清遣刺客數輩迹之先生危坐終日無情容客亦心折而去詔書敦迫再三先生始受命尋以阮大鍼爲兵部侍郎先生曰大鍼之進退江左之興衰繫焉內批是否確論先生再疏請告予馳驛歸先生出國門黃童白叟聚觀嘆息知南都之不能久立也浙省降先生慟哭曰此余正命時也門人以文山疊山袁閏故事言者先生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懸車尙曰可以